續晩香館銅稿

拾

和書門
類 三一〇三
號 四
函 八
架 七
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三一〇三一
號 八
冊 二〇六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1031
冊數 8 (7)
函號 206 438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續晩香館剩稿巻三

備后　五弓久文士憲著

贈鄉士總督五子序

慶應戊辰春官特令余友小野二佐藤上月百木五子董督鄉士余乃告五子曰近古以来武弁成治或至禁民廢擊劍馳驅專攻武技者處藩國之士自是士農全判貴賤懸絕方今國政維新求賢如渇擢庸求淺五子才幹膺斯選固其所也夫本朝之人雖中古有榮辱溯閒其初均胎于諾冊孰非二神之裔也

福山藩江木氏藏書記

驅使自在

故自二神観之雖曰王侯曰士農皆是吾子孫也曷區別焉唯其所賦於子孫者忠毅剛正無虧僞國体耳昔賊臣高時竊延元帝于萬里鯨波之地帝一夜脱虎口投伯耆州人名和長年闔族勤王余観其舩山捍賊之兵不過百五十餘騎長年雖忠勇絶倫要之一土豪族耳今五子奉命督千餘郷士資望委任豈在于長年之下哉余唯欲其練有方經歳之久化隊中之士忠勇如名和氏之兵也余嘗游甲斐也經過甑崎士人迎謂余曰方機山公襲封初信人来寇原加賀募農商五千人各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去顧機山饕食四隣他日兵勢之盛甲于宇内烏知當時執紙旗者果非在廿一將中一人耶譜有之毆市人戰是言其怯弱不振也然而右祖誅呂將報主仇者齊市之人也為征韓先鋒之帥有藥商之子也况民之忠朴發於天性者苟鼓舞得人矣難得干城之士之為隊中之士従称姓佩刀而昧報國之義則總督勸懲未周悉之罪也五子可不勉乎哉

坂谷子絢曰養忠義之心以文養忠義之力武

余以此篇為壓卷

贈坊士滌督光圓上人序

清乾隆中有一僧強袁倉山学佛倉山向佛可娶乎曰不娶曰殺生乎曰不殺生曰果然使佛教盛行則不過四五十年人類盡絶而惟牛羊鷄豕滿天下矣佛又誰與傳道耶將傳之牛羊鷄豕耶其人不能答夫古今駁佛之言亦夥矣要之在于貪声其絶倫理之罪也是漢竺所同而悪僧之梗政化本邦為最自比叡園城託寧叡南紀之僧動輙挙兵闘鬩少不適意雖王者綏撫之師猶且不肆彎弓焉況其他乎遂使

其ソ弘当
天弘乎

聖主有三不如之嘆其跋扈強暴或漢竺所無然
則至絶倫理蓋其罪之鮮細者耳獨龍谷法祖之毅
宗異之開千古諂眼娶妻食肉不与常人別而平生
誘導其徒波及忠孝仁義之道既修倫理又無跋扈
強暴雖倉山之慧古島得難詰其宗弊哉是以數百
歳之法孫方举世不知勤王之日獻金助践祚之重
典以獲萬乘之宸感較諸夫奉輿犯闕及斧鉞祖父
之逆跡忠孝相反可謂霄壤之殊矣頃日本龕誘武
諸隊充備更募僧兵以隷東西六條氏者充之蓋以

其宗教寓勤王之意也抑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尤
可不知其恩乎然而天下之不執耕織之労者莫甚於
僧而今僧之奉命入隊中之僧真逞尸素以報國家
之秋也可不勉乎余嘗与隊督先圓（皆了）上人相善因序
贈焉唯其言率直不飾恐或觸其怒也雖然官举曠
古之典振作人材余豈可為釀軟諂媚之語以謟人
歟嗚呼余亦一腐儒也無能衣食報然死地容身上
人其将何以教之戊辰後四月上浣

附範國復書

範國頓首辱被惠胡氏二顆且示以先哲觸物教誨之事拝讀數遍何可勝愧荷僕天性无識自蒙督士之任以来夙夜兢〻只懼其事之不效賴有先生之傍觀教誨而纔以安寢食而已熟察隊中諸士之技能各一得一失雖未得鍛練者数月後必有見頭角者僕弱楽焉連日陰雨千萬自重後四月念四

北條修徳曰督字最重豈无他好字面乎且隊頭長官既命其人豈更有隊督者乎又曰此詰最得吾心不知僧家於此等処立何説以解之

修徳曰不辟彎弓王師而未有推及天子之心

贈皆了上人序

清乾隆中有一僧強袁倉山學佛倉山問佛可娶乎曰不娶曰殺生乎曰不殺生曰果然使佛教盛行則不過四五十年人類尽絶而惟牛羊鶏豕滿于天下矣佛又誰与傳道乎将傳牛羊鶏豕耶其人不能荅

夫古今駮佛之言亦夥矣要之声其絶倫理之罪耳是瀆笠所同而悪僧之梗政化本邦為甚自比叡園城訖寧都南紀動輙擧兵鬪閲少不適意雖王者綏撫之師猶且不辟彎弓馬况其他乎遂使聖主

特欲遂其所請耳又曰其強暴蔑天子亦非絶倫理乎

修德曰三河加賀之乱彎弓君上之最大者也叡與福亦未至此甚而今日絶此患者人々知倫理之重而其教亦衰也若使彼有昔日之勢則其推刃于君父所不辞焉今日法於

有三不如意之嘆其跋扈強暴或漢竺所無然則至絶倫理蓋其罪之鮮細者耳獨龍谷祖法之叛宗異之開千古活眼娶妻食肉不與常人別而平素誇尊其徒波及忠孝仁義之道既修倫理又無跋扈強暴雖倉山之慧舌烏得難詰其宗弊哉是以數百歳之法孫方挙缶不知勤王之日獻金助践稱重典以（是亦登門跡之号耳何知勤王之義之有）獲万衆之宸感較諸夫奉輿犯闕及斧毆祖父之逆跡忠孝相反可謂霄壤之殊矣頃日本藩講武諸隊完備更募僧兵以隷東西六條氏者充之益以

又忠孝仁義之道聖教日明彼亦不得已也故余悪此宗甚於他宗而次耶蘇此段褒[illegible]稱極矣余所不肯雷同也故聊吐胸中

其宗寓勤王之意也抑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尤可不知其恩乎然而天下之不執耕織之労者莫甚於僧而今奉命入隊中庶幾免尸素之責焉可不勉乎余嘗与皆了上人相善及其爲隊督言此以贈之使振起一隊向上之心唯其言率直不飾恐或觸其怒也雖然官挙曠古之典振作人材余豈可爲釀軟浮媚之語以諂人歟於是敢攄胸腹如是若夫妄言之責固所不辞也戊辰後四月上浣

坂谷士絢曰僕立掲示説以為凡天下之道天〻
之人〻在此範圍中不必以異端斥之兄之贈文
於其人益亦同此意
此條修徳曰序与贈〻之論固有分寸然攷
著褒辭遣當余則謂贈之言宜務敬事
如來之心以奉君父之義以喩之庶幾乎僧喙
尽奉上道矣

呈郡尹鈴木高田諸君書

残炎得快雨稍綿孟肥涼気亦適人可賀〻〻昨晨
僕恂散策偶有一鑿生讀槊里掲榜文曰悖誤憤矣
生去僕就而諦觀之果如其言蓋以前後文意論之
要下令一不悖朝命若署憤[illegible]字則嫌闕乞一二抗
王師之牧伯是不可不速正也又榜中文有角言路
字路誤語改署之不亦善乎又有所別白先是僕
近邑行縢土人記事公私毎録村名縢誤騰擬字
彙引詩経朱英綠縢語梅氏為之解詁曰緘繩也

約也纏也又曰行縢纏束其脛自足至膝而騰者本
取驤馬奔躍之義殊乎縢字從糸之意矣外史上杉
氏紀曰霜臺公謙信之少時避内乱也与從士裝
客僧狀行縢穿鞋而出騰縢同声黠畫酷肖而
其義各悖〻憒相反之類也可不辨乎九仍旧貫
之事雖既知失義儻充官長更裁則自甘傳
謬者村吏恆態也逮余村吏改騰為縢以釐
草數百年傳襲之誤豈非一快事耶大改
官日誌曰頃有窮弁駁本書中誤者官雖欲嘉
奬焉唯以撰文匿名不能知其人可憾也請尔後充
尊卑苟有類是裏誤者校訂獻白宜勿毫忌諱
也吁朝命之公正亦可謂眞開言路僕因閲日誌
果覺其有誤謬然率皆写剠偶失不足深弁
焉獨至如肆字犯觸今上御諱者其失匪細
不知今日改署以副求言之美否也恭惟蕃改
維新群材彙進蹐君民於仁壽之域者寔
執事諸賢之任也執事果能体朝廷布告之
盛旨不弁鄙言以充芻蕘之采幸甚〻〻臨楮

不既季夏念五五弓久文拜

先山元章曰

物部守屋論

自古王侯之邦不幸遇其主崩薨無後嗣之際為大臣者苟存至公純忠之心遴擇宗室之賢明副群情者翼戴之以為其君誰敢容異議余讀舊史獨慊物部守屋定皇嗣大異乎素行者何也初敏達帝崩穴穗部皇子謂殯宮群臣曰卿等何故事死王之庭而不謁生王之朝迨用明帝即位穴穗部欲烝炊屋媛皇后三輪逆衛門不内穴穗部怒七呼遂不開於是呼守屋暨蘇我馬子謀逆無礼遂命守屋攻之是時

片山元章曰好笑

片山元章曰兄弟曰叔姪僕不能解敢乞明諭

雖以馬子之大奸苦諫之彼知其所以鎖門不容穴穗部者固在盡臣職而非可深罪也然而守屋非啻不諫却遵奉其命攻逆加誅戮繼逆之名實不相違以逆討逆何辨曲直韓愈曰同浴而譏人之裸体穴穗部有烏為人如此烏獲辱九五之位哉抑敏達有六男皆不肖乎將父皇賓天之日其人皆薨而無一人踐位者乎二者皆未可知也雖敏達天子皆不肖而早薨至有兄弟猶遍十餘人者守屋尊居補袞之職宜廣選皇子叔姪之賢否矣哉昔在漢昌邑王奔

片山元章批點

喪不素食霍光廢之今守屋則欲黨穢行不義之人而立之孰與於光聲徹罪而廢既定之皇嗣何不以前日作佛之口舌力爭之余謂藤原基經者吾邦之霍光也訖其廢陽成宗親希望天位如穴穗部者不少而河原左府亦以嵯峨帝之子欲自舉而基經斷然迎立蕭散失意之光孝矣無他總知其聖明於曩昔一饗宴之間故也自是政歸藤氏天子拱手承九重之上以來擅之雖基經擅權較諸守屋其選良主以裕社稷亦異日語耳雖然守屋當欽敏之朝侃然

仏佛雖説不行万載之下赫赫凛然有正気至今
日朝政一洗千古流毒殆有擧擲江投佛之典者蓋
亦守屋之餘烈也可不謂國家柱石哉

書謄寫八家文後

弟智久須謄八家文讀本請弁言余謂之曰凡人之
謄寫除撮鈔摘録之外謄寫通部概為未刋難得之
奇典秘籍若梓行之書試令巨萬家喜之辨之一朝
而足以展觀于烏皮机矣今弟偷終日奔走之微閒
寫尋常梓行之選文不亦太迂矣然巧人特斂或不
勉拙人恥迂必勉為余特推弟之為迂于天下務趨
巧斂之日下其必端心本業亦猶謄此書也且弟平
生喜筆札鈔書不少而此當以為甲觀也

讀奥風集

私妻子而不顧父母鄙賢烱戒恒人之情古今同轍余讀奥風集有深感于水藩蓮田正実俗牘與烏顧今玆正実齡二十八當有妻妾之奉而臨死呈書父母女兄無序言及妻孥者何也抑義重忠孝而割愛私昵而無遺書乎嗚乎雖英雄如木曽新田二公不免溺色亡國婦女之累人如斯在正実則事体自有与二公不同者僅妻而在身既歿則定省色養舍妻而誰身後之託囑雖言極明備固無不可焉然正実妻之存歿有無未可知也姑置身世之私妻孥忘忠孝者豈可不反覆此集哉明治紀元復月十日

△正実毋乃万延庚申上巳与同志十七人傷権相于櫻門者邪

書禮記集說後

余曩購陳氏禮記集註參讀欽定義疏其業起万延庚申九月念二訖明治戊辰十一月而完焉余平生讀書每部艱解者過半他經僉然至禮記其尤甚者也古人一歲治一經果如此積四千八百五十餘日之力十三經亦可以胥徹矣噫余九年僅閲一經其窺要領者不過十之二三殆騂赧容身無地矣昔當嵯峨仁明之際有善道真貞(者)以精三禮著今而若人存則余乃就而質之雖為之執鞭猶不辞也五弓久

文書

今川貞世論

今川貞世之於足利氏也君臣之遭際離合無常終其身累賢輔之名而不能開読邪之蔀推原其所醸成者実基於細川清氏也初貞世従清氏推官庫于東寺斯役清氏召貞世闘行期有功行賞後貞世請笠原濱松二荘清氏不肯反自請願之貞世怠歸余謂清氏與貞世共事貞世建功則貞之清氏之罪固不容誅然抗責友負義之人争利貞世亦不為無徽罪焉人之至宝莫大於礼々々之實者信譲也苟人而

失信讓則擾乱争奪國家亦旋傾覆可不畏慎哉讓之為道也自一食一衣之微至天下邦家之大舉措適宜擴而充之其效豈非至彰至廣歟封土財賄之利其他有衆人皆悦之事及我身將有之當是時雖我能推讓之於父子兄弟彼狃恃平生之恩眷以為金戚故讓之耳不深以為德焉設在他人則吾我能讓之感恩之至也有簞食豆羹之賜或受以為千金百縑之貺矧於如遠江二莊之邑者其感恩奚如何哉且凡百之行以讓為貴均是讓々於親戚易讓於他人難既讓則寧避易就難是君子之志願也今貞安去難取易是以讓之於親姪氏家而不讓之於他姪清氏而卒之猜阻變逆取無窮之禍患矣何讓之無於婚耶夫人處取與之際雖不自得利々猶追親戚則父子兄弟之讓公而私者也果能斷然淨盡追吾之利推與之他人而后始可以謂真讓矣故他人之讓公而公者也噫嘻貞安之讓能處公而私者而不能無遺憾于公而公者焉乱世武將固不可律以繩墨之論也雖然如貞世所謂鐵中錚々者而訓

誠仲秋二篇不多讓先哲格言然則余豈可不加以
責備之言哉

東上月兄

新寒徹肌特覺可畏想尊体何如今日吾兄見許奬
門小野生為半子蓋高意存屋烏之愛幸甚所呈小
鮮僕代生聊表寸衷昨宵僕偶閲一隨筆其言曰功
名豈向懶中来又曰以勤補拙二語尤足以警発人
吾兄慈良之性假轆轤之舌延見生之次衍繹前語
以慵誘之是祈諺曰教婦初来僕於義父之喻半子
亦然且夫天下債螢雪之志業者孰甚於春人焉在
少年由最可戒也今懶拙二字生或不能保無之

而至其見春人異撰于白香山所謂渴馬守水餓犬
護肉者之比吾兄亦不必過慮可也餘族面罄不宣
復月念二

八幡八景詩画巻序

明治戊辰秋余游御調八幡投宿田中生展示本邑
八景巻謁弁言余曰凡好事者之品賛勝區也大之
一國一郡小之一縣一邑甚則一畸士一富人之假
山猶揭表八勝苟目景致可喜者牽合附會莫不必
塡八勝矣或託文士之手或假墨客之手詩之画之
博捜旁羅誇飾亦極矣然至踏真景涉実景宜于耳
而不宜于目殘山剩水往々殺風景天下皆然為之
偏者近江八景也盖其勝非洞觀全國而議品評而

片山元壽曰近江八景全擬瀟湘八景者屋上下架屋可厭之甚也

後立確當不易之称悉就琵湖西北相接之地而定
之也蓋往昔風流貴紳偶然吟咏泛湖寓目之觀以
姑定八景耳奚圖俗漢傳謬以為不易之勝區也不
然則琵湖東南之山水豈无一地則八景中者耶且
天下之勝必八其區不亦拘膚乎雖是勝區真可悦耳
目者其數果出于三則目以三勝既足矣果出于五
則目以五勝亦奚不可若成于十百或成于千万嗣
此以往会數延于自然從其所有以定其目多不須
減少不須添矣必八區而后謂之勝哉雖然近江八

此段以地接人是吾兄新書之力也

景膾炙人口非余輩所容喙今八幡八景亦生邑舊
称之目可不必煩余輩贅論雖然生砒し然未校八
景於地而不知八景自存於其身乎生曰何謂之男
見八景曰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
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
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氷清之骨鳴呼是非余之臆説
而明儒呂坤之格言也抑余聞孝靈帝時近江地坼
湖水漲而富岳生焉岳勝甲于宇内而淵源則近江
也然則併富岳謂之近江九景豈不可哉余又聞之

生家世為土豪積徳累善兼恵寧下々民悦服自今
生果能朝夕對自己八景聿修祖徳人将曰係田中
氏慶門為八幡九景也生其可不勉哉生曰謹奉教
乃次第前言以為八幡八景詩画巻序

片山元章曰此篇多事多端未免如纂話之稿謂
取末段呂坤語以呂其人可笑前段三百言
一筆抹殺則為一篇小品手

題馬場保之助文稿

斷所貴於文者識也苟无識之文終歸不撰猶可然有
（無巧不足論）
識之文豈易獲哉馬場君鋭志力行其学最長於兵
家余近交中一畏友也頃示其文稿評之字句之際
雖不無微疵大旨痛快明暢以治体実效為基每篇
注意於此与夫藻文自衒者夐殊科抑文之有識者
耶一讀誌歎感以返之

與松本鶴翁書

昨既盛東并錄示佳作措意懇愿豈堪欣慰遣專伻謹完所借中外新聞廿三冊朱子曰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書生宜恪守朱語而至費精力於隨筆新聞等恐妨經史故一寓目而足矣今晨漫誌新聞中一則乃錄以乞削教方去慶奔之臘尾僕与吾兄丈字酬酢不已果知風流韵事屬閑人也餘未及詳悉十二月念六

先山元章曰鰻鼈麥菜相形是至言矣

與馬嶋門山諸君書

薫誦盛稿妄批完璧他文並佳而諸君往復簡牘切磋訓誡之血誠尤溢於楮表終始如此奚疑乎其成大業唯有嘆服而已有仰慕而已鰻鼈天下之濃味也倘飲啜喪節其不釀巨害者幾希盛嗜濃厭淡都人通態其於讀書亦然故苟有珍籍秘典輙爭購誦而不講究陳々腐々之書又有真味類麥菜者無他由都下于多舶載新著也蓋時習然乎余亦受嘗都一旦慓然警読布帛菽粟之書歸隱家山廿餘年

片山元章曰
好結局

如一日猶野人朝夕喫麥菜也頃読劉百詩潜邱劄記劄論疊出[illegible]有足以発蒙昧猶傴夫忽喫鰻鼈也快甚々々噫若書偶一可誦不可屢閲烏盖淡亘于常而濃亘于暫書味亦同不獨飲食也寡中諸君強爭為都人故録質贅言不識或為業鄙鄙都之見乎

否仲春初八

片山元章曰僕居南海濱不過獨讀文書幸得吾兄

同調真偶德不孤矣

題劲山劲集後

讀書固不易而至謄書則苦其心力費日月十倍之厭勞喜逸者尤所忌也然謄珍典以供己之披閲或人々之所不為難也私念生彼我是所以替人謄寫尤為難也今山路生写此編助揮毫之勞余喜可知焉嗟呼開半宵燈前之眼校讀匝月謄写之書勞逸懸絶益知前言之不誣也治巳春仲望前三日

又印矩副紙跋　代真田生

安部井櫟堂創製又印矩余亦出一機軸于傚矇之中目今百車皆趨軽便此具雖小余烏得不投時好哉治巳春仲鵜水漁史漫題

片山元五百五十四

秦論

姫周之季七雄駢負攻伐連歳雖互有勝敗結局六國皆為秦所呑滅或曰穆公挙賢不吝改過是秦之所以開鴻基乎余謂是一端而其子孫他能有天下者在簡公六年令吏初帯劍也不獨吏帯劍至七年又許民帯劍也凡王者治世之具在威恵二者然小人之易押者恵也然而天下多小人少君子古今所同而人主威小人者莫如劍焉當簡公之時列國未有帯劍之吏獨秦叙此令剛勁果敢闔國奮起歴世

片山元五百五十日帯劔二字一廿篇之綱

中村子摘批

中村子摘曰西周時代未見有帯劔之人東周中葉以後始有楚荘王抽刀斷鼓之懸壁季札解宝劔便三国等事

降至戰国齊湣驩彈劍毀侯刀劍室飾以珠玉等事散見史棄秦簡公六咸烈王末年魏趙韓未侯帝前則其以來全盡效其書人之俗而立前也

中村子搞曰漢高三尺之劍固秦時平民帶劍者而在始皇時則犯其所之人也此諸秦官民悉帶劍恐失當矣漢祖以下至何如武數十字割愛似可

相習兵力之強大甲于四隣而子孫之大業盖胎胚於此欽漢祖提三尺有天下劍之犀利可知然唯在一人之身而秦則令百官有司悉帶劍設心雄武比諸劉季果如何哉且夫周之受世三十得年八百傳業永延前後無倫比至其晩致平治之實效者僅在文武成康之際迨昭王南狩不還爾後乱離相尋殆無寧歳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実矣豈非偃武之餘弊所致乎嗚呼聖人固非教文弱不振也但後世君臣不能斟酌祖宗恐子孫以威斷殺伐脅服人心

片山元五曰漢宣帝如此

為主而偃武之意也作剛毅奮勵以為覇習聖人建國之初意豈其如是哉簡公僻在遠西之地稔視周家之國体風習日趨衰頽加之四方豪傑竊伺其釁隙將有雄飛之勢於是有所大懲創以為吾之所以當代周家馭世治下者舎威武而何今夫瞬息之間顛足異處者劔也寡人欲令吾群吏悉帶劔其心自勁起居進退雄偉豁達雖當猛將悍卒于千軍万馬之中惧果爾則挙天下皆所驅役何難之有簡公事業記載過簡无確證然推帶劍之令觀之盖亦當然

耳數轉為孝公最後得始皇竟酬簡公素志矣要之秦之立國終始剛勁而基肇於簡公帯劍之令雖然秦徒知鑒懲周之所以失不知傚視周之所以得而掃仁義忠厚之敎尚斬伐逞威之俗是以積數十世之威一旦成帝業忽失之也然則文武毗輔而後有天下雖渉万世可廃幾焉乎

如刀佩之意者

片山兊章曰自慶元至今殆失本邦固有之道小児輩登戯場襮覓得術解吾嘘邑

中村子楡曰吏民帯刀之制蓋牟全国為兵之世陸兵之策莫善於茲而始皇夷滅六国之後收天下之兵鋳為鐘鐻且君卑臣侍敝上者不得擇足今無則似又挙吏民帯刀也

題賜杯匣

吾公之初巡視管内也召孝弟及實行者於路傍賞賚各有差木村士祥亦与焉是即賜杯也朱髹画鶴々則表其壽朱則揭其心吁士祥夙夜匪懈以勿負寵錫也

明治二年己巳仲春廿有七日

忠山九章曰或人家言而不讀書僕曾作古詩贈三首文不識三字其此篇同一翻用矣

忠山元章曰訖也善々

題怨惶新論後

讀者之無書猶衣食者之無財也凡生而不讀書則其人雖不乏衣食是亦所謂襟裾而牛馬者耳然世人唯憂無財而不憂無書豈非大惑耶余家固貧衣食不継而至書則松鶴翁輩毎購新著輙寄示以発贖蒙今余雖無傭労而獲此其勝于文不識遠矣頃借覧怨惶新論携宿于馬屋原氏是夜適連啜苦茗不著眠乃慰眼以此篇妄批返之并誌余之不幸于財而幸于書也已巳季春既朔

片山文章曰 奇語

復小野生書

別後甚為跂想忽獲去月念日本月既朔兩次華緘大慰鄙懐言々句々莫非盡攄慙悔一讀一涙何以耐之僕亦敢不罄竭所思以就干焉吾茅往日受郷曲之識彈者友爾之慘奚足言柳酒色最蝕少年之心而斯二字都弊眼目可畏方向吾茅之請為上月氏米父也僕撰文諷諫溺色而吾茅負父師之訓誡奬慵以訖于今日可嘆之至而事屬既往在僕輩不必苛責之可矣顧炎武曰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

人今来亦如斯吾弟於是或廢免為無本之人乎然言易行難古今同轍聞今春摂都物價騰貴貧生或不能啜粥以延軀命倘吾弟復犯前誡則其食也但在言而不在膜進退維谷不獨其德不飽身亦隨餓重累吾弟雖以僕之親愛吾輩義不得不絶而吾弟之罪亦無所逭矣天下雖廣將無措六尺之躬耶可不慎哉據史小谷夫氏織田氏初為淺井長政妻淺井氏亡大帰又嫁柴田勝家迨賤岳之敗勝家遣帰之織田氏泣曰妾今日固決心何必逃汚共斃嗚呼

織田氏再醮既自以為禽行竟殉其夫可謂後死贖前辱矣吾弟其采義乎不可再辱再過談之不倫姑措弗問是亦他山之石聊耳僕竊謂言益于人已則不必屑々発于我是以子惡已苗之俚諺載于大学所謂言通而旨遠者耶僕亦請試引之諺曰貪不学儉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是涉世之良訓也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疋是苦学之金言也尹子曰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嗚呼学匪他故閲歴世情即是行之以誠而机案之

事業次棄吾弟其察識于尋常目擊之際必有所大得矣若夫欲強究終身披閲難偏之書于數歳負笈之日烏可得乎唯吾弟留意焉嚢聯作和歌八十首体傚贈言辞雖拙策鄙哀存焉将録呈不遑浄写是謨右卿不盡三月九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苦口之語欲玉其人耳　片山達妄評

小嶋芳晴墓表

是小嶋君芳晴之墓也君西備府中人九郎兵衛大戸真善弟二子初真善以内海氏之子為大戸氏嗣配其家女生君々生年十九嗣福山人常右衛門芳景芳景女郎君妻也小家喜一郎迫冒姓襲義父通称君躋四十三無一男児而歿實明治二年己巳四月朔日也噫哀哉葬於凋林寺頃君弟真利来乞余表其墓乃題曰君性簡默接人謙和治家勤儉産業裕於義父是可記矣

與延藤童直書

拜啓昨日辱示東照公遺訓一卷蒙賜不淺奉惟文用國語率讀如無味既而潛心諦観則其旨簡約遠大所以垂裕者溢於言表矣後君遵守奚醸成適年之紛擾哉巻首曰公親筆藏諸久能宝庫其第二十二條曰吾受故大師之恩不可無報賽請一品法親王天台座主武府東叡山祈禳國家静謐若冦賊犯闕輙翼戴親王膺討賊之重任者将軍也按寛永乙丑歳台德公為僧天海建梵宇於上野山称東叡寺賜寛

永益襲最澄故事也其距元和丙辰歳公薨者十年
矣當時公地本係藤堂氏別邸而無東叡之称也的
矣然如遺訓曰東叡山可疑焉且建寺之初未有以
法親王董寺務而迨天公二海充相尋始以皇族充
座主據門跡傳曰慶安三年庚寅秋尊敬法親王移
住寛永寺尊敬後改守澄実為後光明帝同母弟而
皇族之住持東叡者自尊敬始記述亦与遺訓自相
矛盾可疑焉又據文故大師者謂慈眼大師天海也
天海殁於寛永季而大師出于追謚則公在時其人

見存熾振法鐸矣得辱大師號哉是可疑焉雖然天
海才畧雄偉以方外徒参議廟謨直吾邦之姚廣孝
也然則公平生有欲為天海建一巨刹以示寵異之
意迨定百訓貽囑宏旨於子孫然后德猷二公紹述
建寺耶未可知也古今全書中不免一二失実誤考
者凡斯之類不可殫述若懲一繆疑百是乃因噎癈
食主毋况遺訓数種見于外史徴引目中則無為
影撰不必費許多辨但如大師字為趣筆之誤雖不
識者此編固非家弦戸誦由是完璧次贅記管窺以

遅貴國州不足

書館記述義答問後

屈己請益謂之問非虚懐無我者不能爲之虞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好問也以孔子之至徳問樂問禮累問成聖可知學之所以裨益人心者舍問無從方矣嗟呼聖賢猶然矧後輩晩進志於學者乎余家水野上周頌讀弘道館記述義別録其疑難卅餘條則郵寄質正余嘉其篤志以授叙教固陋海畧筆解問目附載其所不逮問及者十餘條然余但恐非識失考猶瞽辨皂白聾談宮商也己巳仲夏八日

是葩経 先山書曰

是家語 先山書曰

二東照海

某啓明日有事廢授讀請勿責臨將謂之休息乎柳亦謂之休足乎凡文字有似雅反俗者有如俗或雅者吾輩不可不知也周南漢廣篇有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句是休息權輿也史記晉世家文公篇有惠公欲殺重耳丶丶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句是休足濫觴也僕謂曰休息曰休足其義雖均取乎廢奔走労役苦心焦思之業下字各有所專當但在操觚者詳察其事

而後填之的確不可他移耳然是等字面尤為篠驂
者流之所埋置呵〻是夜多蚊燈下作東投口舌嚙
手足撲滅忽来既不可休息又難得休足宜文之不
成語也足下幸亮恕焉仲夏十有九日

棟札銘

聖帝登極　宿弊維新　國矣奉勅　特遣吏人
巡視管下　及廣鎔濵　有清瀧廟　曽護里民
中葉緇徒　奠佛擬神　可嗟迷溺　攘王棄賓
今換齋鏡　華厦為真　阜平威斷　畢竟歸仁
千秋萬禩　欽欽御禮禋

而後塡之的確不可他移[illegible]

審流之所歸[illegible]是又[illegible]

予足跡所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道行土俚俗目上右
上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